



## 团聚是个形容词

□赵光

小侄女送来的糖果也裹上了“红装”。红酒搭档祝福,灯火映红笑脸,团聚的场景甚是热闹。

幸福绝对是团聚永恒的主旋律。这份幸福源自陪伴,蕴含在关爱之中,体现在孝顺的每一个细节里。在烹制团圆饭的过程中,帮父亲搭把手洗一盆菜,或拿一个碗,细微中传递的是幸福;为母亲添一把柴,或刷一锅碗,同样也满载着幸福的滋味。父母对团聚最深切的期盼,莫过于我们能回到他们身边,心与心相贴,爱与爱相连。团聚的日子,简单而珍贵,满溢着幸福的味道。

团聚,宛如一首悠扬的歌,又似一首隽永的诗,更像一幅斑斓的画。而在这歌、这诗、这画里,

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词——温暖。这份温暖,不仅流淌在亲人们的欢声笑语里,还藏在生活的点滴中。为了迎接这场盛大的团聚,母亲趁着腊月的晴好天气,洗洗晒晒,一刻不停,累得直不起腰。晒暖的被褥散发着阳光的味道。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,床铺铺得平平整整。家的舒适与温暖,永远是我们心灵的港湾。只要踏进家门,投入家人的怀抱,我们就能切身感受到那份独一无二的暖意。

团聚的主打菜非醇香的腊味莫属。每到团圆时分,父亲总会精心筹备团圆饭,腊味永远是餐桌上的绝对主角。它寄托着浓浓的乡愁,也承载着味觉的记忆。

炒大块腊肉香气四溢,腊鱼与腊肉合蒸美味绝伦,腊猪脚炖萝卜软糯可口、干锅腊肠香辣入味……我们吃得满嘴留香,滋味绵长。只要是父亲做的饭菜,我们品尝到的不仅仅是饭菜的美味,还有乡愁的醇厚,它们在舌尖蔓延,也在心底扎根。

火塘是团聚的主阵地。在聚散无常成为生活常态的今天,虽然通信技术日益发达,联系变得更为便捷,但是这些线上的互动始终无法取代面对面深情凝望。在火塘的温暖光亮中,父亲有说不尽的话,母亲有道不完的牵挂与叮嘱。而母亲脸上的皱纹愈发深刻,父亲的双手也越来越粗糙,背脊也略显弯曲。一股淡淡的失落感涌上心头,一种隐隐的心痛感也悄然袭来。在一次次离别与重逢间,时光早已改变了父母的模样。

无论世事如何更迭,唯有亲情始终如一,永不褪色。父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:“只要我们还健在,你们就有个依靠,有个期盼。”父母用坚定不移的姿态,守护着家,年复一年地等待着远行的孩子们平安归来。

是哦,在这个频繁告别的世界上,团聚成了一种别样的流行。无论何时、何地,与何人相伴,团聚,永远是世间最美的风景,它就是一个最暖心、最温柔的形容词。

春节将至,团聚的号角已经吹响,你是否已打点好行囊、订好车票,准备启程回家呢?

## 妈妈给予我的

□余光耀

融融。妈妈说,她小的时候,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,生日是在求生存的过程中挣扎着度过的。

妈妈说,全家人给她过的第一个生日,是她30多岁的某年。那天,爷爷看着院坝里的一只母鸡,把它杀了,我们全家给光琼过一次生日。妈妈舍不得杀鸡,并说,母鸡要下蛋,蛋拿去卖成钱,钱拿来支撑一家人的生计。于是,她把一块挂在灶屋里舍不得吃的黑黢黢的腊肉煮了,全家人吃了一顿香喷喷的生日饭。

虽然家里穷,但是妈妈为人很慷慨,邻居有困难,她会尽力帮忙;家里来客人,她会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。客人离开时,她送一程又一程,还拉住客人的手说:“二天要常来哟!”

“为人要善良,要热心帮人。”这是妈妈在贫瘠的土地上讨生活时,教给我的朴素的人生准则。

我上初中后,时常在学校调皮捣蛋,不时被请家长到学校赔礼道歉。我从云阳龙角初中毕

业,没考上高中,又到李市中学复读,仍未考上。爸爸终于发怒了,他呵斥我:“光辉,才割了稻子,你去田里挑回来!”我是很少服输之人,扛上“千担”去挑,瘦弱单薄的我刚摇摇晃晃走了几步就栽倒在地。爸爸再次发火,边打我边吼:“你不好好读书,就是种地的命。”妈妈在后面追爸爸:“奇东,莫打娃娃了,让娃娃慢慢来嘛。”妈妈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

那天晚上,妈妈对我说:“光辉,你不上学了,就在家老老实实种地,妈妈教你,你记住,只要人勤劳,饿不死的。”

人要勤劳,这是妈妈教给我的人生道理。我要靠自己的勤劳走出大山,走出这满眼是沙满嘴是土的石梁坡。

我从16岁开始,孤身闯荡江湖,先后在云阳、巫溪、奉节、重庆、成都、乌鲁木齐、万州、南充等地打拼,历经多少“刀光剑影”,多少困苦拼搏,多少山穷水尽,但始终没有放弃,如今也算是小有所

成。我始终坚信一点,产品是人品的体现,这也是妈妈教给我的做人的道理。妈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:“光辉啊,人在世上走,要走走正道。”这正道,也蕴藏于我的厂训:德铭于心,物载以诚。

这些年,妈妈在家里为我担惊受怕,为我牵肠挂肚,为我默默祝福。

我始终觉得亏欠妈妈,这是我心里的一个窟窿。在物质生活上,能给予妈妈的,我和弟弟、妹妹都尽其所能。但这就够了吗?

想起那些年,我从老家去县城,连坐摩托车的钱都付不起,要低着头去找父母要。我几次创业时,厚着脸皮让父母去帮忙借钱。我出车祸那年,爸爸去信用社贷款抢救我,在大雨夜跌跌撞撞地赶往县城医院,摔得头破血流。有一次回家,妈妈拉着我的手说:“光辉,你啥时候不让妈妈操心就好了……”

妈妈,您和爸爸带我来到世上,教我做人的朴素道理,已融入我的生命基因。这个基因就是:老老实实做人,踏踏实实干事。

妈妈,此后余生,年年灯火里有您慈爱的笑脸,有您和爸爸的陪伴,足矣!

过年,家家户户都要围坐在一桌吃团圆饭,亲人团聚是一年中温馨的盛事。

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。每到年关岁末,团圆便成了人们心底最温情的召唤。无论相隔千山万水,无论工作如何繁忙,在外学习、工作和生活的人们都会踏上归途,日夜兼程,携带一路的风尘,裹着一身的疲惫,奔赴家的方向,只为那一场温馨无比的团聚,为了那一顿意义非凡的团圆饭。一家老小团团围坐,热热闹闹,其乐融融,这便是传统习俗中最浓郁的年味。回家,无疑成了团聚中最令人心暖的核心词,承载着游子对家的眷恋,对亲人的思念。

欢乐是团聚始终不变的主基调。围坐在热气腾腾的饭桌前,给父亲斟满一杯酒,和母亲唠唠家常。熟悉的乡音在屋内回荡,亲情在话语间流淌,带来稳稳当当的踏实与满足。团聚了,父母脸上的皱纹满是笑意;团聚了,欢乐在时光里荡漾。团圆之际,邻里间互相串串门,访访友,一杯清茶,传递着温暖;一声问候,饱含着关切;一份挂念,诉说着情谊。一切都是那么亲切、美好,团圆的喜悦萦绕在每个人的心间。

团聚的主色调应该是喜庆的红色。贴上春联,挂起灯笼,过年的气氛被一抹抹红色彻底点燃。厨房里,灶膛里的火烧得红红火火;餐桌上,红烧肉、红烧鱼寓意鸿运当头、吉祥如意。这红色不仅为团聚而点缀,更为快乐增添色彩。古稀母亲穿上大红棉袄,

妈妈76岁生日那天,生日晚宴安排在一家餐馆,简朴温馨。在全家人一起全唱《生日祝福歌》的歌声中,妈妈闭上眼睛默默许愿,吹灭了生日蜡烛。妈妈悄悄告诉我,她许的愿是,一家人欢欢乐乐在一起,老少都平平安安。

晚宴结束后,妈妈习惯性地扫视一下宴桌,看见桌上的饭菜被吃光了,心里才会踏实。节约粮食,是妈妈骨子里的习惯。妈妈是吃过苦的人,是饿过肚子的人,外公就因当年偷吃了生产队的几个种红薯,在恐惧之中上吊自杀了,这是留在妈妈心里的一个巨大阴影,一生都无法消散。以前,妈妈反对我们下馆子,每次到外面吃饭,她就像会计一样在心里盘算饭菜的价格,说用这些钱在家里做饭,要吃多少天啊。有时陪父母去餐馆吃饭,看到有剩菜剩饭,妈妈都会打包。后来,我开导妈妈说,如果大家都不去餐馆,那些开餐馆的怎么生存?就好比我们的厂里的产品没人来买是一样的道理。妈妈似乎懂了,她不住地点头说,那也是。

父母到城里居住以后,大多数生日都是在家里做饭,全家老少齐动手,饭菜香,灯火亲,其乐